

欽定四庫全書

澹齋集卷十三

宋 李流謙 撰

啟

上王都大啟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深沃簪纓之望重增原隰之華先
聲所臨懽頌惟一恭惟都大名德之後間氣所生振挺
挺之祖風屹堂堂之國器蚤推材諳固已空於馬群盡
試劇繁初無傷於牛刃功高藩翰威懾邊陲君宰深知

誠出選掄之遴權牧重寄遂膺臨遣之光使兩者交利於華戎在一入實寬於憂顧著在盟府未忘先正之元勛召還禁途當有後命之殊渥某凋年為郡綿力罔功仰託二天尚沾濡於霧雨遙覘數仞空馳想於門墻

上張都大啟

竊睇飛塵占一節之戾止徧敷和氣被列城而燠然敬修下吏之共輶貢記曹之問某官文參盤詰學究本原才細大而具宜器方圓而俱適矯矯經綸之業素蓄曾

中廓廓功名之途如居掌上自清衷之妙簡宜要路之躡登旋寄平反已著空囹之譽亟司權牧定高制敵之謀方欣幕府之開遙想使華之盛山川改觀簪紱歸心墨突未黔恐已勞於夢想枚輪促駕行即踐於禁嚴某流落偏州婆娑安晚景借九江之餘潤或起焦枯安一枝之窮巢幸逃顛覆

上新漕何舍人啟

剖竹方州已登巍最乘軺劇部就錫寵除雖有孤於外

官之嗟豈無患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謠謠恭惟
天韻粹深風華秀發俊盛名於白日振逸響於紫霞簪
筆螭坳仰乾行之正健演綸鳳閣助雲漢之昭回丹九
轉以將成風一帆而輒引東方千騎凌雲之游亦佳滄
海六鰲登瀛之侶故在堅艦小却飛傳亟留顧窮邊萬
虎兕之屯賴外府千舟車之運必國與民之兼裕唯義
理財之可為召嚴助於會稽反相如於蜀道可立待耳
姑少安之寧有一時之老成久去天子之左右某不敏

於伎但癡於書迫以道窮始俛從於門庇鎖其廳去亦
謬綴於儒科雖從別所之奏名實自廣場之借潤窮鄉
牢落竊五斗而雜鼯鼯瑞節輝煌託二天而窺星鳳莫
罄染毫之祝即諧負弩之趨

賀夔路費小漕啟

瑞節南來服訓詞之深厚星軺夙駕侈原隰之光華威
聳百城聲騰萬喙出值昌明亟赴雲龍之會居懷康濟
尚淹霧豹之藏惟朝家用人無中外之殊則君子行道

豈彼此之間解符握節猶嘆序遷攬轡問途疑未意愜
顧巴夔之僻處介吳蜀以中居上不下遺澤欲兼被示
以照臨之廣如皦日之及覆盆昇之慈惠之賢若膏雨
之先槁木恐桑蔭之未徙徯芝檢之速頌竚躋禁塗永
庇善類某久深蟻慕偶遂鱗攀眷弟兄同出於恩閱每
多善禱况賓旅雜稱於壽學敢綴嚴趨

與絳州楊左司啟

承明倦直輟鳴玉之清班便郡榮歸當分符之寵寄教

條始布權頌載馳某官人物粹融文章竒古朱霞白鶴
自超出于風埃元酒太羨亦雅施于廊廟肅趨嚴召荐
歷華資九轉將成俄失聲于隋壺三山在近徒興歎于
引帆未捐去國之思不失為州之樂入劍南第一郡宿
號名邦上越王最高樓不妨勝賞姑少安于蠖屈仍即
遂于鵬擊某疇昔講聞夢寐懷想墜函封之嘉貺重服
謙勤伸舞詠之私悰獨斬簡綬

謝陳僕射啟

衰蹤蒼颯甘自屏於林邱大治恢宏猶俯收於樗櫟春
回寒谷潤借涸泉輒敷粟之誠仰瀆巍巍之鑒伏念某
岷峨末學庠序陳人風無經世之才粗有愛身之志早
年螢雪竊科第於諸生晚歲風埃疲精神於俗吏但拘
縻於薄廩寧裨益於盛時念牛刀之非才厭從縣道望
驥足之少展坐困外銓方亟愬於羈窮遽辱知於特達
榮加別乘仍冒據於要藩寵拜除書頓光華於暮景闔
百口而感抃罄一心以依歸豈亡宿緣實倚天造此蓋

伏遇孔顏學術伊傅事功藏諸用以難名選于衆而不
及南征北伐方傳恢復之茂勲上際下蟠仍侈經綸之
偉績任重而心益小體隆而德愈謙網羅天下之英亦
及葑菲開拓至公之路不棄履簪致茲瑣微得預陶冶
某敢不守歲寒之松柏保餘暖於桑榆豈有風月平分
之心但堅惇鰥共撫之意染毫而賦俱為頌德之言蓋
棺以前皆是報恩之日

賀李制置還任啟

光奉制書寵還舊鎮茂隆宸眷進升延閣之華允賴壯猷全付坤維之重廷臣無出其右國人宜皆曰賢除音外騰士論交慶恭惟器資博厚局宇靖深知中庸之可能得皇極之有守春融曠度推長者於婁公玉潔清規服盛德於楊綰恪持一節光贊三朝抗疏龍墀聳危言於汲直演綸鳳閣追古制於商盤尚煩姬旦之居東蓋籍召公之分陝屬干戈之載戢當障塞之小康移師闔於便藩少緩遠輸之役歸餘財於內府式嚴經制之規

更張深協於事宜委付實當於人傑庸昭偉績重穆師言恐桑蔭之未移已芝封之趣下某荷餘波之久借喜成命之初頒伏讀詔書念天子未忘於劍外遙瞻幕府祝我公無滯於周南遲劍佩之亟旋嚴橐鞬而前迓

與姚縣丞啟

涓吉戒途貶尊貳令聽車音於日日何來之遲問姓字於人人爭覩之快既竊為僚之幸敢稽贊善之勤恭惟號名家駒為治世鳳粲筆端之藻火爛曾次之虹霓襲

簪笏於顯門初無後習振衣冠於宦海蔚有俊稱尚遲
視草之行漫起哦松之興邑真最爾縣異壯哉亂峯環
遶於官居叢柱支撐於民屋僅一聚落豈宜君子而居
之有二大人或恐賢者之樂此某頃嘗窺於半面茲遂
託於下塵居切連墻方密資於河潤分深傾蓋當永結
於歲寒

與宋司理啟

巾車仕路早服於風聲聯袂官曹更資於河潤遽辱飛
牋之貺居多溢美之慚恭惟才識䟽通機鋒穎利本持
心於忠厚仍抗節於廉隅獄自以不寃當後于公之修
德民可使無訟必須季路之片言行踐華途亟諧僉議
某荒踈末學落莫冷曹以半生願見之心頗深慰愜有
數年相從之樂未易索言

上查運使啟

古人之貴知己必求其心君子之重與人必以其類蓋
目皮之見寧關於肺腑而蕭艾之臭自別於蘭薰此吾

鄙相值之適難故斯道欲行之匪易嘗攷之于千載或得之於一朝伏念某人品猥凡性靈昧陋先公老于兩蜀遺文散在四方星斗有光箕裘弗嗣蓋輪扁不能喻其子而趙括徒能讀其書姑竊場屋之餘粗酬科舉之責軍興選壯而不為用家貧仰食而無以歸渭南再歲之淒涼泮水一官之落莫用作舟楫誰其濟之必為鏹鄒疇或冀此然當途遇聽而強飾混沌方下考僅書而遽加輓推獨龍門之摩天鯁鯁尚隔恐藥籠之餘地溲

渤兼收知駿茂者雖無俟多言經平子者始足以增重輒采王公借譽之意庶幾君子成人之心某官岱嶽華自高球琳不琢千簪笏之雜沓獨著修名一水鏡之清明莫窺絕識於學術得其大者故人物覘而知之捉扇折巾遂成風俗倒屣割炙便生聲光此可決終身之依歸亦將卜群公之鑒拔一作裁薦舉之法弊矣仰公為多勸懲之道在茲非愚敢請

上樊運使啟

萬里造朝已錫賜環之渥十行制詔遽增攬轡之華蓋
漕關中者深倚鄧侯故對宣室者少淹賈傅郵音揀羽
權頌殷雷恭惟誠明自將剛大不撓學貫群倫而弗雜
才該衆務而且宜四把州麾流落有如此者一瞻黼坐
掀翔若在茲乎將鼓楫於三峽之濤乃出綸於一封之
傳蓋上方臨控於江南北而中實憂顧於蜀東西贊我
廟謨固資碩畫足予邊餉尤寬遠憂爰改命於輸將誠
掛心於屯壘時丁艱棘固亡輕外之嗟才任安危當有
康屯之業使萬旅不枵腹以抗敵則兩禁將虛席以待
公某先世獲耐久之朋小人逢易事之長不敢恃二天
而自惰固將鞭十駕以求知負弩道周即遂迎塵之拜
染屣記府徒深背汗之驚

上查運使啟

榮奉細書寵更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於斯用一時
之偉人實選於衆郵音戾止權頌翕然某官材具恢宏
氣韻超拔過人學術自饒山海之儲妙世語言創見波

瀾之溢夙膺簡識亟遂飛騫班十八人咸起登瀛之嘆
草三千牘嘗輸悟主之忠更高戎帳之籌重屈計臺之
遣尚稽巨用少虛巖石之瞻欲惠遠人就從福星之照
惟在彼以無惡此綽然而有餘共觀足國之規行後富
民之拜某婆娑荒郡偃服下風眷發的之初筵未知措
手獲事賢之始願真足慰心正炎候之方隆祈天倪之
珍護永惟頌祝莫罄編摩

上查運使啟

南服乘輅已登顯最西岷易節就錫寵除雖有孤於外
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懼謠恭惟
天韻粹深風華秀發文章家固有法材器世謂無雙瀛
洲十八人蚤嘗推於特選方朔三千牘蓋自結於殊知
佐晉公之幕于淮西理寇恂之財於河內行道以擇地
為隘用人欲盡材為難書命勸讀顧不宜哉飛芻轉粟
尚或淹此然外臺之寄實耳目於人物之任猶權衡宜
占一藝名寸長者所赴歸則躡兩宮登三事焉當後祝

某鑠其廳而竊第用於世而鮮能泮林冰寒慙据有若
之坐燕谷春近幸庇蘓公之天曙方快於鳳凰賀敢遲
於燕雀

上李運使啟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號部刺史顧委寄之非輕匪時顯
人在選掄而易稱屬居臨按彌激懽欣恭惟運使才稟
天姿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小智洞貫於洪纖凡所至
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未盡剖符騰最君相之所

深知乘輅觀風摺紳之所屬協斂散均而國賦羨銓擇
謹而官曹清六轡載馳豈又淹於一使十行遠至當亟
覲於九重某竊食儒宮棲身雲蔭屢成而燕雀賀聊展
私情樂就而鷄犬升敢有他望

謝樊運使啟

鱣廬冰冷抱蠹簡以長謠鶚剡春華借槁株而倏奮本
包荒之道廣覺冒寵之心危竊以求知之法實貴自修
薦士之方亦期熟察循諸已而不足則求之為妄考諸

人而無驗則薦者若輕必上下兩盡而毋慚則賓主俱
賢而可紀如某退藏疑怯專直近愚妄勤慕古之心苦
乏趨時之用結髮而戰多士鐵硯欲銷低頭而縛微官
荷衣可笑深懼世科之弗嗣重虞家學之無傳黽勉背
城賣綠拾芥再歲渭南之落莫一官泮水之淒涼方無
以解館下諸生之嘲顧何以辱當途大人之舉屬三書
考妄一有言雖通籍之薦已願委身於後來而循次之
遷亟用拜恩於俄頃豈期特達遽許甄收敬窺金玉之

章倍光土木之質蓋百代先盟固仰崇薦而四海知己

誠嘆闊疎

一作稀

感徒切於鏤膺溫豈殊於挾纊此蓋伏

遇器博而粹道峻而通推心待物而皆有容引舊援窮
而無不至涓涇相絕固莫混於一流攘揀不侔亦各安
於廣廈唯其若天地之大是以無蟲魚之遺敢不益謹
踐修愈勤職業得隴望蜀尚希予取而予求欲魚兼熊
是謂不奪而不廢輒致凌兢之謝併敷冒昧之辭

別院監試費運使啟

某官學造箕疇妙探羲畫蘊鈞深致遠之識稟開物成務之姿音刺史符式重分憂之寄持使者節姑為持橐之階適當論士之秋分握衡文之柄責大指而衆聞自息推赤心而群疑卒亡封殖陳荻周旋誤墨策名而降降杜牧殆非本懷逢人而說項斯具有正眼

賀瀘南樊安撫啟

光奉宸恩榮膺閭寄彈壓一面坐懷羶毳之徒鼓舞三軍欣得詩書之帥矧叨殊獎倍激懼忱某官易之丈人

詩之元老素絲一節持身毋愧於輿評皓首兩朝被遇皆由於特選華召促還而嘗易退使輶再駕而將亟歸雖行藏舉法於聖賢顧柄用方隆於君宰少遲夫子之反魯幸其肯留載煩武侯之渡瀘資以卧護實重長城之托遂蠲遠障之憂貔虎成群一言而衣挾纈索韃擁道三令而戟生風恐桑蔭之未移又芝封之過至某以故人子在門生中目盛舉以傾心緝愉辭而贊喜父友無幾願公享椿松之年弟兄不孤終此無葛練之感

上玉運副啟

六轡載馳心每懷於靡及七旬遠返歎寧有於獨賢仰
咨徒御之勞恭致記曹之間竊以裂海內而為諸道是
分聖天子之憂寄使者以總列城蓋有古牧伯之重通
下情之所不達導上意之所欲為儻非蹇蹇匪躬之人
寧有孜孜奉國之念故志澄清者歎深於攬轡而疾強
禦者憤激於埋輪近世過於納汙當途重於發伏不知
莠蕃而苗瘠深虞梟集而鳳衰欲收整頓乾坤之功必

賴撼搖山嶽之手况三令五申而後出固非不教之誅
雖小懲大戒而何傷卒付有容之德載觀施設益重歎
咨恭惟性賦偉明德全正大道趨時而善應智周物以
不遺更練政經小者大者之皆可淹該治體左之右之
而且宜上方均內外之重輕公亦兼朝野之責任轍環
三蜀身歷諸臺撫摩調護之方舉諧人欲補抹彌縫之
術動中事幾滌宿蠹以蔓除窮弊端而禽獮猶以耳聞
之詳不如目見口教之切未若躬行擁一節以于征勞

四體而弗卹家風宛在阪九折而猶驅私計未遑門三
過而不入剽聞舉摘畢協羣貪風振墮媮施砭以起衰
疾斧摧貪猾搏虎以救乳兒解印綬者魂去體而未歸
奉約束者芒在背而尚悚凋氓吐氣遠俗興謠更因廉
按之餘不廢登臨之樂雲橫大面霞佩從羣德之遊月
照峨眉寶乘登諸佛之地絢麗詞於琬琰寄逸想於浩
茫是豈俗吏之能為蓋自長才之整暇屬言旋於大府
方小稅於輶車壺漿紛載道之迎弩矢盛前驅之列某
偶沈巖邑遙跂星光恐叛官離次之誅莫遂驅庭之願
惟慕義向風之切第翰染牘之勤

上何少卿啟

雍容半面夙欽道德之儀刑彷彿一斑粗覘文章之毫
末蓋相知已兆於相識而所見實先於所聞輒倚夤緣
敬紓悃悞某官幼傳外家學不讀非聖書浩蕩心曾探
子虛雲夢之八九縱橫筆墨掩翰林風月之三千識真
主於淵潛之初是誠稀遇折姦臣於鼎沸之日寧憚左

遷晚起瘴鄉屈參軍事偉冲懷之自若奈僉論之謂何
且一府之寄似少進焉惟九重之知當不止此恐坐席
之未煖報鋒車之促還垂庇斯文陶成善類某迂愚可
笑樸澁無竒念先君與交德友竦凌雲之襟作固自服
膺喜流沫之後言殆不容口竊侍閒宴每聆品題俗駕
飄零不親炙者歲將幾稔心旌搖蕩苦遐思者日無息
時天遣公來事適我願望龍門而切近得遂致恭拊蛄
室以遲回又慙居後念求學有加於往教在不肖當謹

於事賢是用亟懷刺字以趨塵致閭人之請一拜一起
顧登堂久已虛心三沐三熏欲承教可以藉手勉傳家
之基緒輒_妄意於語言冒貢師墻仰塵匠目愧小子斐
然之作不知所裁推先生何甚之心諒予其進願卒留
而受業敢遽覬於知音

納誌銘石本上何少卿啟

豐碑立玉日星大墓之前妙語鏘金韶濩護萬人之口冒
投副墨妄冀榮觀恭惟某官造詣本原鈞探微隱得斯

文正法眼藏以吾道直指人心博厚難窮端是斗山之
卓爾清明易識要知天日之皎然折巾成風捉扇移俗
宜隻詞之可否為四海之重輕况蒙紀其光人可以列
於佳傳數之兩蜀得者幾人必期高揭而又傳要在大
書而深刻窮山伐石坐漲潦以踰期異土徵工亦淹遲
而隔歲迨茲終役粗足慰心緹襲効勤將塵下執事之
聽瓜挑講報唯有先大夫之文蓋贈言者有金玉之珍
而居山者無魚鱉之獻欲躬陳於几席亦久戒於車徒

忙迫槐花方逐原夫之輦中輟行李阻躋君子之堂恪
致斐牋肅馳賤介具宣曲折九頓首以遣之幸寬譴訶
一解頽而領此

代賀張都督啟

顯膺詔冊榮陟樞庭尺籍伍符全付本兵之柄高牙大
纛仍專督府之權喜動三軍威騰四塞恭惟智勇天稟
道德生知蘊命世之大才包濟時之偉略不擇夷險忠
義貫于神明屢攘姦凶勲勞著於社稷自為民望人詠

公歸方蠶寇未戮於橐街而諸將尚屯於細柳實倚天
臣之重坐當一面之雄然勢均力敵則無以使人必爵
崇位尊則乃能服衆况以魁名之舊固殊將鉞之常宜
渙號於嚴宸特晉升於宥密悉歸督護分握機鈐兼安
危注意之榮藉精神折衝之美三令而旌旗變色一言
而貔虎歸心如蒼生何公豈留情於物表果吾父也敵
當迎拜於馬前佇邊烽之促消企鈞衡之亟拜某忝聞
異數倍激懽悰方削平禍難之秋正收召豪英之日謏

才何取莫裨破敵之功薄伎可陳願上平淮之雅

賀王樞密啟

明詔誕敷真儒登用貳樞覽弼諧之寄適甲兵休偃之
時宗祏鞏安靈荒靖謚某官學博而粹道簡而文負晁
董之科名緼變夔龍之事業金湯一面策嘗驗於籌邊冠
冕百工勲未參於調鼎惟黼辰眷甘盤之舊故衮衣連
姬旦之歸光踐顯巖亟躋宥密已清氛祲不忘戎器之
除端倚精神坐見遐衝之折彌增茂績益叶僉謀即聞

夢卜之諧遂正鈞衡之拜某順風久矣聞命躍然匪私
慶於門墻實交忻於中外白頭遠宦悵莫跪於賀觴黃
閣深知尚辱收於墜履

一又

進膺綸制入贊鴻樞載光耆德之求式重本兵之柄帝
心特簡公論翕歸某宦器質雄渾學術淵_懿允矣大臣
之望卓哉名世之儒妙天下之語言幾冠多士安國家
之策畧迥出古人更踐華途台_還外服咸後具瞻之拜

乃從均佚之求帝學光明思正隆於師傅樞庭嚴峻任
實亞於丞疑適當鄰好之脩遂絕邊烽之警偃兵耀德
佐聖治於文明除器謹防敷先幾於武備益疇不績進陟
上台終大濟於含生始深愜於輿望某舊趨榮戟嘗拜
履簪未能報國士之知欲進得賢臣之頌田園晚計將
申丐老之章爐錘新功尚在鑄人之域

代賀葉樞密啟

誕告天庭延登通輔當親決萬機之際正賴贊襄雖載

戢五兵之時猶須控御必兼資文武之二者宜獨任安
危於一身廟社得人華戎蒙福竊以參預機衡之峻實
亞上台攬持威柄之雄式嚴宥密允惟大柄爰付通材
惟發謀決策深協於皇謨故禦侮折衝能張於神武邊
鄙靖謐朝廷清明迄收調燮之功兼著威懷之德輿論
畢與僉謀悉諧求之禁近之賢誠堪倚注行乎置郵之
速共極懽呼某官植立不凡緼蓄特異淵源學術自得
於聖賢之不傳敏妙才猷旁通乎事倫而莫測膺兩朝

隆渥之眷冠百代超軼之才徧歷顯途愈增華問適袞
鉉之虛席又疑丞之曠官四海具瞻一人熟察姑正貳
公之位浸為元宰之階惟國論既定於蒼龜更憑訂議
顧邦基永堅於磐石端藉扶持行光彝鼎之鏡益侈衣
裳之治某夙陪駕列敬仰鳳姿豈期流落之餘獲見登
庸之盛桑榆已晚固絕望於覆盆爐錘方新尚俯收於
躍冶

欽定四庫全書

澹齋集卷十四

宋 李流謙 撰

序

送李仲明司戶序

紹興辛酉我家君以尚書郎出守簡池而君之墳墓在焉今君官於漢予則竊一廛於封內而為氓契好舊矣况姓則同術業則又同而予之妻黨又有姻於君者其相與之厚豈必其親父子兄弟耶舜有傲弟周公有狠

兄堯有悖子所謂親父子兄弟者果何如耶韓文公叙送何堅謂韓何同姓為近且為故人同業復同道予之視君將堅云乎我君官滿授代去矣韓之餞堅文非所及也慕其意云耳往在簡君嘗以諸生謁入袖文卷贄我家君予時竊寓目焉其文嚴勁簡古非若近時舉子陳腐冗陋姑以決得失於有司者予固已驚嘆曰是將砥柱斯文一第陋哉未幾果以里選冠逢掖相繼上第晝錦而西矣予曰我言小驗尚非所以期君者自君來

漢清謹潔廉持身益恪涖官益肅毫末設施如牛山之木寸萌拔地已有撓雲撐空之勢蓋聞之途人有點胥以事持君君寔不知胥將訴於府先出記示君恐之冀祈其意後得以肆君震怒叱出即駕詣府白其姦府亦怒致胥于辟同僚駭曰仁者之勇如是乎且謹厚小心者所以大吾氣也又當途有重親至府者官約迂之君曰我王官也有守相而已斂板卑趨吾不嫌他非所敬也卒不出嗟乎君姿和易與人交簡穆粹溫春風熙融

嚴人襟袖其遇事輒發雷電俱下不以物挫乃如此豈非賢哉予前日特以文期君爾今又將期以事業蓋推其束制孩童不震不搖則異時不畏強禦者也推其睥睨勢要介挺自立則異時不枉名義者也富貴鼎來君又何辭哉予婿于簡歲歸婦家至必先謁君把盞賦詩宴笑諧謔惟君之從相得懽甚自君來漢予至簡無復前日之歡矣然漢吾邦也距予所居邑不百里置吏踵相躡所欲言者數得以尺紙相聞間至郡必得見則君

在漢猶在簡也今君去我而歸矣道里遠矣音問不時得矣然予自是歸簡則前日之歡可再是君在簡猶在漢也故君雖有簡漢去來之倦予初不失相從之樂則今日之別不足惜也雖然是可期者也風雲勃興鵬搏鯤躍指南溟而上九萬里而一息予方宛轉汙池友蛭曰吾願身為雲東野化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退之之意予之意也敢酌酒敬誦以為君別

送張珍父序

蜀士之不登于朝也久矣或曰朝廷薄蜀士嘻是何言歟予見朝廷之厚蜀士未見其薄也往者有布衣持一紙書投北闕下即日官之有庶僚單舸游京師未暮年躡登華貫當是時蜀人夸焉三吳之人慕焉而薄於何有然自是則若稍稀矣累十年除書不至劍外搢紳大夫士眎觀中都者雖騶役之賤不得一與之齒宜無怪其疑以為薄而不知有故焉抑未之思則疑以為薄者

猶妄也夫銳用之於前日而驟黜之於積年造物之意獨安出哉予恐其于吾人必有不言之誨使退求焉而默識之顧其初心則未嘗一日忘蜀也奈何不是思而反疑以為薄哉今吾子以妙齡掇巍科名撼一時于吾人久廢積窮之中獨見召擢聲光燁問里赫然人皆曰是將再起蜀士夫豈知造物以其不言之誨陰試吾人于茲久矣意其間必有翻然自厲異前之為者曰我終棄之是棄蜀也則遂選擇其尤穎異者以觀焉而吾

子實當之然則是行也子之責深矣予見蜀士之賢否
占于子其積年不振之辱伸于子而其用舍進退決于
子子其有以處此耶靖重篤實勿競勿搖泰山而維焉
則前日不言之誨子為得之造物將進子無已也非特
進子無已也自是彬然而列于朝者皆蜀士也昔廢不
恤卿其緯而憂宗周之微人或笑之今予也不惟其身之
饑寒之虞而區區焉私為蜀士之慮其可笑也夫其亦
友朋之義所當告也夫

一送游公玉序

昔吾鄙之合何為其合也善相推所以相勸也未至而相
告欲其進而至於是非是則不合矣游君公玉予同
年友也捷敏有異材能詞章皆出入數等又矯矯自持
將赫然一世者來官吾鄉予始識之而定交焉公玉於
予亦傾倒展盡然予與之處知其善心輒慕之說於人
吃吃不離口不自嫌其諂也及其自託於不能咨所未
至亦殫言無隱不自疑其訐也故公玉以予稱其善則

親之以予告其所未至則敬之是以待予也亦然仕再周歲又攝邑三閱月予不一毫干之非懼其却我也懼其責我曰爾何等告我而私溷我則平日與我言諤諤者信乎哉故予與公玉交自謂無愧公玉今解去予戚戚於懷蓋公玉之義予稱之常不足而告所未至僅千百而一焉故公玉可無予若予則一善不聞而其不肖非常有若公玉者旦旦其側一一而磨切之則恐放而底于戾是以其去則重惜之雖然公玉臺閣人詎肯為

予留哉別樽既酌姑書其所以與公玉合而惜其去者為送行序振古義而篤交道將不在是夫

送汪制置序

善言天者高耶大耶曰固也必知其所以高且大而非高且大則知天矣何哉公是也惟天為公惟公能高且大位兩儀行四時運日星驅雷霆融河川結山岳鼓飛潛皆公也不公天自為一物其高自高大自大夫孰高孰大之老聃氏荒唐人也其言得罪於吾道然有曰公乃王王

乃天其言非得罪於吾道愚謂自古知天惟此一人今夫奄九有而有之天也代行其事於下者亦天也天之天不可不公人之天其不可公乎人之天不可不公代
行其事者不公其可乎主上剛健睿明無一而不如天其於公也非以為公而為之也由而行之也故自臨蒞
以來溥海內外跂行喙息無不蒙被上恩及於東西曰我天也及於南北曰我天也天無東西南北而東西南北各一天非天也公也噫人之天如天之天斯人何其

幸耶獨代其事者吾私有疑也中原壤土未反於職方氏前日一家今二焉主上不忍一矢相遺推至仁兼愛之不以淪汙陷逆棄也蓋其公又非特施于吾域中也夫其公非特施于吾域中而于吾域中乃自為踈親決不爾也然吾蜀猶有少缺望不滿其大者某不知也如銓選擬官必優內地磨勘限員亦狹川人推此類言之大抵皆若有輕重於其間果何也此非天也代行其事者過也故天亦厭之邇臣朝聞而夕更焉俄而鼎席虛

先生召也先生行矣天之公待先生而成也先生至公人也某何以知之知之蜀也先生鎮吾蜀四年蜀之民困於虛額不得休息而不能自言先生為言而蠲除之蜀士有寸長銖能閉蟄蟠鬱鬱不能自伸于上先生為薦引而推用之是先生愛蜀之民猶愛先生之鄉之民待蜀之士猶待先生之鄉之士也非至公其孰能之然則今日之行非但人之天知之天之天實知之其欲使夫代行其事者恐先生不得免矣是公也將見又推之天

下而為天者益高益大矣故於其南也輒書以為序

一 送虞宣樞序

南北果可合乎難言也主上睿明天縱神武震疊吸呼指顧山夷嶽翻曷為而不可然微以往事揆之天理安有見焉方金人南下萬艘憑江投鞭斷流意無堅陣當

是時北幾合乎南相公白羽一揮邊塵立淨而南復南其後用師符離督以元老靈壁虹縣之捷聲動河南當是時南幾合乎北浮言沮搖廟謀疑奪卒無成功而北

復北由是觀之以南北為不可合殆非耶以為可合愚亦未見其易故曰難言雖然在時亦在人孰愈曰俱天不欲生靈久遭塗炭故生相公使及是時適與之遇而拯拯之此人與時偕符離之舉則天未定焉爾宜小緩而速故無攸利然而使北不得以合南乃天之本意使南未得以合于北則非天之本意蓋若小稽期運留此全勲以待相公相公入相南北合矣愚又聞之不亟不徐相時而動度我之可舉與彼之可以舉則幾矣苟以為中原之地將有負之而趨宜不終朝而亟圖之則愚不敢知內修政事外固邊圉此古盧扁之方願相公一誦之可乎

送何少卿序

某不肖異時侍庭闈先君曰孺子可教賜之詩士若無苦名字吾兒早振聲交游資直諒議論斥縱橫一第真括取群經素講明勿貽麟楨謂千古愧公卿已而棄諸孤則又書小紙付之曰某若登第當以遺澤畀叔之子某

手澤刻之石至今爛然而某姿駑命剝戰輒歔竟隳先
誨負此以苟生報如也日者數數進見自惟無以代奉
雉之贄則書其平日不腆之作塵汗函丈幸而先生一
見亦以為可教借龍門一尺地使得廁隸圍於前搜勃
賤凡遂登藥籠且又惜其與碌碌者比每見輒以科第
相淬勗盛意愷惻見於顏面惟是破帆逆風倍費挽曳
蹇蹄蹶石不任筭策因私念之而欲以世所甚榮者成
其名父子至情則然秦人則無與也而先生期待若與

先君同一肺肝豈非錄其纖能而忘其陋視之固猶子
歟嗟夫某得此於門下不知所以報矣先生小休武信
武信非先生居也衮烏奕奕燾節煌煌先生歸矣而某
妄有言焉昔者先君之勉以科第也且戒之曰汝以孝
弟忠信為學問則不予羞以根本淵源為文章則不予
羞能之科第將踵門求汝汝且以為浼不然汝浼科第
雖得之不榮某百拜伏其言私識其意曰先訓有大焉
者乎比者先生面誨亦曰子文不陳腐然非科第無以

發身豈先生所期固亦有先君之所謂大者而特欲以科第發之歟某當敬受教自今愈益求勉於場屋之文庶幾萬一獲竊千佛一號然後退而盡力其大者以毋忝先君毋羞先生夫先君父也先生師也人而不惟其父其師之從將誰從岷峩之靈實證茲言故於先生之東也謹書以請達於馬首

靈異集序

紹興庚辰安靜觀既落成邑令仙井何君令望謂邑尉

廣漢李某曰真人之奇靈卓異衆矣惜不盡傳况今親逢休明孝通隱邈肇新祠宮而連帥王公又肅于承詔不閱歲役遂奏功實一時傑特事獨此未滿意子盍併書之吾將刻石為耐久計某曰唯唯因退而考圖記削其陋誣耄艾訂其實得若干事再拜以授令令為橫碑十許即日戒工鑿而陷之壁仍以唐史真人隱逸傳冠焉虛其餘俟來者某因妄論之曰真人在時卻竇長史之醜而瞪眎高長史疑厭世若溷然所立高矣至其隱

去扶危葯傷卹窘奔乏汲汲乃如此則又若未忘物者
蓋至人妙士其所自持固邈乎霞外一塵不得嬰若其
以有生為一體俛而同其憂患則純念冥感赴于不約
者彼亦終欲寂然而不可雖然謂其真在是則猶攬劔
光而執月也令于新宮號盡力力且及此政亦綽綽矣
故某不敢以固陋辭且序而題其首

送兄長之官洋川序

先君三男子皆奉家法惟謹而性小異伯氏靜重簡默

埋鏹不彰讀書千卷如未嘗挾策者落紙數十百言如

未嘗執筆簡者人眎之昧然或疑其晦季氏明決敏銳遇

事輒了先君才之每稱其雖細故薄物著手諧人意然

姿峭潔皎皎自護忿奸嫉邪不能益一疵人視之狷然

或疑其亢獨予淺孱浮露不能如伯氏懦柔疑畏不能

如季氏而人不譽不毀之居以是媿夕惕晨省有以自

厲故嘗用伯氏之靜重簡默以養其德以季氏之明決

敏銳以佐其智弟兄之間自為師友庶乎其寡過季氏

先吾二人而仕予與伯氏同時調官予尉靈泉伯氏出關千五百里主洋之興道簿特行予不勝離羣之悲而歎師友之遠因言曰靜重簡默盛德也然有而不示昔人已謂焚梓毀璞伯氏其剖光發翳少自見可乎明決敏銳而又峭潔端士也然警言愚明汚或至不容季氏其利方就圓少自同可乎夫予不肖知以伯季自厲矣斯言也伯季其亦領之否其然邪譽將盡赴之誰其疑豈但若予者不譽不毀于世而已也於伯氏之行故書

送馮提刑赴召序

紹興八年敵來議和上皇厭兵意向之而大臣力主其議異說者不罪則逐當是時冠劍塞庭迎風靡然無一妄咳者獨起下國以孤臣昌言黼座之前謂敵不可信和必不久徒屈帝尊削國威非策之便質難究詰凜凜如兵在頸不小挫陛衛震焉已而和議成不言兵者幾二十年天下若向安皆曰和是於公言益疑之甚者詆之未幾敵果無故棄盟首建兵端上皇始思公言促召

公天下亦始大服是時敵翻真分變方萌昧者習久安苟幸無事猶冀敵意之還也公亟上牋以敵為必敗兵為必不可不用且言國家謙損過中浸成卑弱弱形著見故強敵生心今當赫然發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以著其強形嗟乎此探端揣本之言賈少傅陸宣公議論學術術者也其後邊患復發卒如公言某嘗論天下事不難於知之而難於知其微不難於知其微而難於言之而必用夫歷世之治忽衆矣然方其根蘗未嘗不有其形

亦未嘗無一人焉先事而言幸而用故治安不幸忽焉而敗亡顛隳至矣當公初召對其言亟用則必不與敵不與敵和和則無前日卑損凌蔑之辱和之力足以養兵以事和之勤足以治國天下庶可為也當公再上牋使其言又亟用及敵未和使者驕悖於庭斬其首懸諸國門正敵罪明告而顯絕之然後圖回吾所以備禦控捍之術則敵氣必挫國威必少張失是不為流禍至于今日國家幾於寒而索裘公徒有曲突徙薪之歎也雖然病

者之求醫必於其嘗驗者蓋知之察而信之篤也公醫
 驗矣宜病者之亟求是役也公不得辭矣某故人子可
 無一言自昔國於江東者莫弱于晉而尤甚於孝武是
 時苻秦舉天下之大而有其八既取蜀又取襄漢晉僅
 有江表一丸土然淮淝之戰秦以回山倒海之力而困
 於白面少年數人秦卒以亡而晉存何哉有謝安桓冲
 為之臣也夫安冲之賢非特晉人倚之秦之大舉也其
 心膺帷幄之臣亦未嘗不變色以為言夫有臣焉而使

國人倚之而使敵人變色以為言則無怪乎晉之失蜀
 失襄漢而能以一丸之土久立而不亡也厥今形勢大
 抵晉若也然蜀我有襄漢亦我有比晉有餘矣然自用
 兵再踰寒暑尺地寸疆既得復失敵無少憚
 畏壁言之兩力相角弱者先仆而吾資力易殫策畫未定
 反有可虞之形凡此豈吾之所恃與敵入之所畏未有
 若謝安桓冲者乎夫安冲固一時偉人然予竊料之使
 當往者議和之初及日者之來侵其絕識懸鑒未必能

如公之逆知其微瑰言宏論切中事機彼所以成名者
特用爾今公亦用也吾人所恃敵人所畏不在是乎安
冲何足道夫醫一也善診者不必善用藥人才一也善
談者不必善集事馬謖與孔明論兵孔明心服之用之
街亭歟焉夫孔明之心服必其說之過人也而成敗乃
爾則謖善診而不善於用藥也惟盧扁能且是二者故
公前日之言其於醫蓋診矣者今用藥焉刀圭未下咽病
隨去矣天下之盧扁非公尚誰屬之

一 雍資州送行詩序

雍侯堅孺雅恬於進其有號寵召也辭甚苦終不獲命始
勉而南既至對便朝開陳治道皆古義而實切時用上
偉之將留焉明日即上章丐還廟堂持不可侯懇益力
大丞相誠之至以侯心薰憂患果於白去上乃聽以資
中付之於是蜀之仕於中都者勇侯之退而榮其歸也
合飲以餞之以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分韻賦詩張
某君玉陳某光祖黃某仲甄胡某巨卿范某西叔王某

君弼楊某似清堅孺亦自占韻以示無言不酬之意張
 某季長以告不預集而願有賦合某為十適章某德茂
 至自蜀坐客也別出一章附於軸而屬某書其首予謂
 侯於進退出處耀矣薦不入官非君相遺侯自伸其初
 志然亦足以砭世之悵悵於衢路而不知止者故諸作
 雖奇藻遞發大音各奏大抵皆述此意顧某菲陋亦竄
 其間而又引焉頑石在上巨鼇當有不靈之嘆奈何

送虞參政序

邊患烈矣自南渡以來聖君賢相惇惇然日惟攘却控
 禦之備而卒不獲尺寸之功 侵陵之勢以大慰我
 祖宗之靈

不足而和和不成而戰其戰也無定畫其和也無堅盟
 是以敵人視我如玩嬰雖無一毫忌憚此無他咎在謀
 議者不足以深識敵情而徒為庸理之見敵人弄
 兵以挑我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既久兵連禍結我力
 既耗敵意亦怠則又不得已而與之和和與戰常若循

環而天下卒無一定之期嗟夫為天下國家者豈果無長策遠計以至是哉於此有說焉必有超世蓋代者其風聲威望素足以震龍荒遐而又高識獨照有以深探敵情而內強吾國苟得斯人濟斯事戰可也和亦可也其戰敵人以為威其和敵人以為德吾常操此二柄以為制敵之術而不使敵反操以制我若是焉天下事大定矣尚安有前日紛紛擾擾之患哉恭惟某官以道德忠義結主知而以恢復功業為己任方其使敵則逆知

其詐於未^敗盟之前迨夫臨敵則迎挫其銳於方張不

制之際大功數十焯焯暴著國家倚為長城重鎮者入贊機務將正鼎席乃推遠榮名退安閑寂偃然若不嬰於物者冲懷雅尚固以激懦而興頽然子房赤松之游在秦項已平之後而裴相國綠野之放乃穆敬不用之時今敵^人可虞是秦項猶在也宸眷方渥是堯舜親逢也此而遽欲追赤松之遠游而蹈綠野之高致其如蒼生何其如社稷何此尺一之詔所以亟下而舍人裝不

得頃暫留也某故人子再世竊濡潤於仙舸之南也不
能鼓漿柁以相行役獨知和戰之說如前而知今日一
大事非鈞坐有不足辦者敬書以為序

分陝志總序

歲在戊子大丞相仁壽虞公以宥密宣威井絡之區故
大丞相魏忠獻張公之猶子利州路提點刑獄某告公
曰叔父往當屯難之初總諸使保釐陝蜀有大勛勞于
時歲月荒老其事滅沒不著志士為之盡然今公以偉

烈殊庸實踵英躅名德後先煒煜相望願哀其遺績庶

有紀焉以詔後之人公曰是吾志也亟命其屬李某使
為之某既受命即退而諏諸耆舊訪之老校退卒皆僅
有存者而莫能端倪又求之于腐簡破牘晝憲夕燈繙
繹究索卒不見畦畛蓋戎幕屢遷年所多歷脫亡淪散
文缺不具或一歲粗存數月或一事僅涉梗槩既不可
以日月繫次又不可以本末首尾相發明舍毫吁嘻亡
所措手私所震惕大懼無以塞責于是隨搜閱所獲一

二掇拾凡切軍民大計關邦國至謀悉以類從別為十
 門門各叙其大凡為二十卷起建炎三年夏六月終紹
 興三年夏四月取公制詞有曰分陝宣威方重專征之
 寄又曰周東征而宅洛蓋資分陝之雄名之分陝志雖
 紀載茫畧論述蕪鄙未足以鋪張揚厲萬一然異時或
 有見聞之博或逢編簡之遺增闕補殘往往可為全書
 因妄論之自敵人之窺覷中原凡吾號天下勁兵處憑
 固負阻鬼不得窺而長戟臨之四面瓦解當是時敵之

橫行吾國中如游其園觀林園掠吾城邑如探囊物振
 稿枿而仆敗屋獨至于蜀殫其精銳之力期
 于必取然終不能以一毫得志卒之摧衄挫敗覆軍殺
 將而去蜀之為蜀島然不動而三吳近甸禁籟不驚亦
 倚我上流之重疇庸第勞顧將誰屬不有我忠獻公久
 矣其不國矣某嘗夷攷其粗大抵公忠義根于天性智
 鑒絕于人群視敵之患未平兩宮之不旋翠華之不復
 輿地之不歸如飢不食渴不飲親戚骨肉之陷乎水火

而不救是以雖一身孤危隔絕萬里之外而雄心義槩愈久愈確觀其勇于敵憤力于衛上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善于任使勤于聽納寬于撫士卒仁于愛百姓至控扼險阻綏集流散招徠叛亡將激忠義隄制邊陲整理器械經理財賦地非一所事非一目治非一人而公精神之所旋斡心慮之所周營朝殮失箸夜寐推枕蓋無不用其至雖深畧祕畫長籌遠筭所以克復神州再造王家不容覘而竊議獨措之事為其勤過于周公蓋如

此使當時少假漏晷必如公志則燔燔老上之庭返故都之駕唾手為之矣方公以便旨行事事有因時制宜者公初不以為成制譬之芻犬既陳樵蕪隨之然今姑存不去亦欲著公所以用蜀有不得已昔文中子稱諸葛孔明曰使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夫孔明于蜀其身未嘗一日不在兵間其設施未嘗一日不在軍旅文中子何用知其興禮樂蓋以蜀觀孔明則不然以孔明觀孔明則然也吾嘗論公亦云嗟乎當孔明時荆

州入于吳其後渭南之屯亦落落不合然司馬仲達觀其營壘嘆其奇才至今論三代之佐必歸之夫知論孔明則知論天下士矣某之先君子實出忠獻之門而某鉛槧伎薄猥辱相國虞公之所委屬仰惟公護蜀之功與忠獻匹休今又以格天事業光明一時誦古今譽盛德者雜然陳前乃推美於前哲大老不忍其故實刊落將有以發揮表揭之而付之葺爾生顧某何敢以不腆辭是用薰沐纂次且再拜而為之序

使事經始 公建炎三年四月以復辟元勳自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其冬至陝初公被旨以便宜行事事皆專決不中御其撫臨既廣而權寄優重又今昔所無蓋其金石一心精貫日月上無嫌猜下絕謗疑故能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展盡忠力幾成克復之勲然當大將鼓旗初建必有恢拓宏遠之規模鼓舞震驚之號令書之策牘以備採擇而脫畧散遺不具彷彿今姑得其入疆之始所行下諸路約束

錄之為使事經始仍以臨遣詔書冠其首其詳則見之
逐門

督勵勤王 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當敵入方張不制
天子為之犇幸于吳于越而清蹕所至敵則
隨之戈鋌之氣烽燧之烟幾於憑陵翠華熏逼黃屋而
犬鼠蜂蟻投隙窺便又乘之而奮當是時九廟之辱萬
乘之危殆一髮如也公擁重兵邈在萬里之外警堦一
聞背不帖席慷慨憤發糾督戎旅即日于邁先聲颺馳

敵為奪氣蓋其以身徇國不借賊存素志然也易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公之謂歟今錄其事為督勵勤王
振舉軍政 陝西諸路號勁兵處其騎射驍捷擊刺犀
銳實冠天下自公伏鉞專征盡獲諸將前茅始憇一號
令之旌旗變色於是紀律之不張法制之不嚴器械之
蠹敝不飾事藝之閱習不精諸屯虛額之不充疲瘞懦
怯之未汰公皆篤意繕治勵精謹敕責訓練則程式可
稽課勤惰則賞刑必行又遴擇將帥屬之兵柄授以成

筭如吳玠等雄鷲沉毅忠義體國策畧兼人名萬人敵
皆公首自甄識拔之裨伍以卒成大功其間仇扈難制
或委甲弃軍亦隨以剪馘不復顧惜拊摩士卒不啻子
姓藥傷補敗第功次勞常若不及故能以一隅全力抗
堂堂大國此則公馭軍拊衆之大畧也初川路禁軍無
將領統隸公始創為四將俾之專意練習又山前所屯
多為西兵邊遽俄至則盡甲而出故自利以南蕩無藩
籬公命于成都潼川等戍守東兵及廂軍遠遞鋪并弓兵

料簡少壯分屯結隊以嚴備禦既又招填弓箭手復其
征徭賦其土田授其鞍馬又增置諸縣弓卒又勸募土
丁鄉豪使自為戰其他名額有號勇毅有號赤心雪恨
報讎子悉團結有法廩給有程至于不吝金帛市馬西
陲以足戰騎皆公用力于戎旅其際可得而紀者因總
之為振舉軍政

講析貨源 公初為茶鹽榷酤法其奏札云臣到興元
取會四川見管金帛錢物除建炎三年上供并應副陝

西河東衣賜物帛見行拘催其已前年分積下錢物緣
建炎元年朝廷催促諸路併綱起發赴永興軍鳳翔府
下卸準備緩急支用去春金人殘破盡數失陷後來收
簇到錢王瓊駐軍興元半年之間支過一百二十餘萬
成都帥臣盧法原差楊可弼充都統制五月之間支過
八十餘萬可弼乞罷續差利路鈐轄李君陳代之四月
之間支過五十餘萬自建炎三年節次承朝廷指揮支
撥應副陝西諸路糴米等計川錢一百三十餘萬及陝

西節制軍馬王庶曲端王似共取撥過四百餘萬因此
儲積無幾今屯兵十萬日費浩瀚道路阻遠東南財賦
既不可調運解池未復商賈不通臣見行措置茶鹽權
酷講究利源為經久之計公之奏牘如此其後臣僚札
子亦云川陝初用兵時調度費出悉仰公帑是時所用
者州縣之綱運常平之儲積而總領財賦司又為酒法
鹽法增錢引之法佐之取給于此而已不及於民也其
後費用稍廣總司之法綱運之物歲入如舊始不得已

而取于民於是有對糴以稅米輕重為率有激賞絹以和買多寡為率有折納和買布以市值為率有增敷役緡以加倍為率某嘗竊觀二劄因以考向之征輸賦徭凡所增名色誠非得已蓋邊屯如雲張頤仰哺一夫不飽狼拏蛟搏變且不測如之何而坐視然當是時百姓知官用其力還以衛之亦樂輸亡少靳又公建置約束初不以為永制形之剡章著之號令人戶知之蓋其本志將期混一之後盡取而復除之惜乎其不遂也今取

自公以來凡經理財賦等類錄之以為講析貨源若糴買運漕事實繁勞不可不著而間于科調有所蠲放以示寬恤亦公護念吾民之至者並附于篇

控禦阻隘 敵自入吾中國其順利駛捷之勢不啻高屋之建瓴水凡形勝地若太行之險濁河之悍平時有國者恃以為固一旦半夜失之如寐如醉天下由是土^債債瓦解矣嗟乎斯亦可謂^{一時}之強也及其^{既視}秦雍睥睨梁益雍容嘻笑意謂功在晷刻然盡智殫力玩歲

淹辰終不能盡如其志雖志僅伸亦繼以撓敗夫何故蓋以精神折其衝以策畧制其命而又下收芻蕘善任帥牧凡敵密謀祕計意所從入皆先機臨控盡得其

要

左瞰右睨卒亡所措傳曰聖人有金城夫金城豈地形之謂哉若公者其足以當之矣今姑錄當時所以扞蔽蜀門者為控禦阻隘

課誘耕墾 食足則兵強穀粟富則食足然穀粟非天

雨而鬼輸之也由乎土之滋殖而已曠土未盡闢則廢庾無見糧取之它境費倍而力艱然豈無術以濟此乎籍不耕之田而課之耕盡地利之入佐飛輓之乏遠邇不病公私俱給此匪策之上耶關外之地自經敵人蹂踐居者渙離千里膏沃鞠為莽榛師屯十萬仰食三川漕舟相銜填溢江漑蜀固不勝其困矣公憫然念之垂意稽事將有以少紓其力於是選信使擇才吏而分屬之優假耕夫貸其種糧資以牛具且揭賞格以督守令

薄斂入以裕貧民未幾人爭慕向執耒耜者雲集於南
畝荒疇廢壤盡入墾鉏向之蒿藜之場彌望皆黍稷矣
噫公于兵食可謂知所先務顧獨無紀可乎今錄之為
課誘耕墾

獎激忠義 死人之所難死于國有義且有名為尤難

敵錄

當敵錄熏灼金石為摧孰有以甚愛不貳貳之軀而橫當

之志士仁人執志堅擇善明遇所不幸不暇有所回恤
視破頭顱抉支體殆飲食談笑事然非在上者別異而

甄明之則傑魄壯魂終亦埃滅漸盡顧何以慰已往而

總總

勸方來故公于死事尤總總致其情既已顯寵其身矣

又原其家錄其孤歲時奠祭其墓大者則廟貌而奉嘗


之猶未厭也又命幕府哀其功狀列其姓名而登載之

時我先君起部實秉筆初得九人記而刊之石矣又以

効忠者衆前刻未盡嗣為集記其所以昭著武功揭示

英節與夫推明公無德不酬之意粲然備具今錄其事

為獎激忠義且列兩記於前云

招納畔渙 梟狐不祥喜乘暝昏蜂蠱有毒忽出懷袖
自昔運丁否剝孽生仇鄰干戈相尋四海橫潰坤維乾
紐解弛決裂則必有叢凶嘯妖投間竊起或睚眦數澤
或倔强城池因之騷動一方魚肉赤子又叛隸亡將去
順効逆  速不知復其間雖有專地中立陰拱
坐觀然未深明去就尚睽皇化于時將震以威角以力
豈惟重傷且自新路絕盍若推赤心布大信與之更始
恩柔惠來指以新路材者緣以自助下者使復齒于平

人涵育之仁孰大於此此公所以於盜賊亡畔專意綏
集初不以殺戮為事用是道也今錄為招納畔渙若西
南裔夷時方艱虞往往或肆猖獗於防制之道尤宜汲
汲今亦附篇末

紀載雋功 自昔成事濟功決于一勝楚以鉅鹿漢以
昆陽吳以赤壁晉以淝水或用霸諸侯或既興墜緒或
因之鼎立或不遂衰亡和尚原蜀之喉衿蓋吾恃以為
險資之立國方敵銳意深入雷轟電驅勢不留行而公

委任名將遂巡却之

暴骸積甲幾

若邱山蓋自其內

侵

以來折

摧挫

未有若此之甚發

舒義士之憤摧敗

強敵

之氣鏗鉤偉績震耀一時梁益

奠枕逾

餘逾

四十年皆公之力故制勝

克

敵他尚多有而係

蜀存亡實在茲舉當時幕府有原上紀功碑又朝廷加

公亞保及吳玠策勳贊書且在今皆列于篇蓋以後公

休烈使蜀人知今日生養食息之恩爰自公始不其偉

歟

割隸郡邑

天下郡邑建置有成法封域有常守掌在

職方莫或易之屬當紛攘地形之所臨制軍師之所出

入昔非阨塞者今往往為重鎮要區列成分屯有不可

以仍舊當當因時度宜割部屬以便控禦故有升小為

大易彼隸此大抵率從權制非刻舟膠柱者可與共議

因錄之為割隸郡邑

欽定四庫全書

澹齋集卷十五

宋 李流謙 撰

記

重修法明寺記

偽孟帝蜀有隱者自號醋頭手攜一檠所至輒呼曰不
得登登便倒未幾知祥死人識其語嗟乎五季昏悖狐
孽鼠妖乘夜嘯舞而當時狃亂怵逆視為尋常至人惻
之微諷隱言將已之而不可今預知明慧普通大師醋

頭是也師先識知來事不一書獨其抑偽叛斥狂僭有禪於世教予喜之漢州雒縣自唐有寺曰法明而治新之或傳自師始有舍利塔有塼洞以掩四衆之骨皆其手迹歲久寺頽剝破殿亦立世尊塵埃龍象為泣前什邡南陽院住持僧慧覺始服儒衣冠慨然願祝髮於其地而興起之初亦落落不合去之數年而歸卒如其志盡撤蠱弊飾像設若門若廡若堂室庖廩凡為精廬者畢具名葺之實無異更造又築祠奉醋頭以志其本市

經之為四大部者龕藏之戒其徒無輒毀易環植竹柏數百根根誦貝葉數過日將以祝吾君如是之壽後當無敢斬伐者覺囊不貯一錢而平生喜佛事故所歷塔廟無蠹椽壞椽此為尤盡弟子純一韞寶左右之既成求予記予熟知醋頭之異而不知嘗居是寺每嘆物之隱于荒昧固難知覺學道精進其所證解非鼓三尺如蛙黽者而恬陋安寂俗眼白之以予不知醋頭則亦未必知覺姑為記葺寺本末使來者有攷焉

一星燈記

乾道三年十有二月淮安郡守廣漢張公洸與邦人修黃籙大醮于州治越三日有星現于九真位前琉璃燈上初若散微漸如編珠芒采流煥脉理貫錯疑有躔度倏觀或無諦視愈明釭涸燼零燦爛如故已事乃隱在壇壇者莫不畢睹道人劉浩曰吾見之三夕矣平生為人作醮至此才四爾噫嘻異哉夫天遠人者也以誠求之其近乃在目睫傳曰惟德動天信乎其能動也蓋公

之為是醮本以溉濯斯人之殃戾而道迎其祉貺初無私已之祝既捐俸帑裨衆施以辦具且跪起薦獻亡毫髮不自盡凡百執事謹於法象亦奔走罄竭罔有遺敬以是精意潛孚玄鑒昭答有此希闊祥異之應是豈苟然公命史為圖而某職在文字謂安可無記輒稽首為之記

龍角山福志寺修造記

僕為邑人將十年矣而未嘗知有龍角者一日山之福

志院僧義祖持謁入跪而言曰山距邑二十餘里地綴
大蓬蓋古藍若也頽弊不葺積有年所殿寮荒壓像設
醫昧山神地靈面目沮慘緇徒野陋巢栖穴藏苟安所
夕吾師悟詮自惟先業全付傳次在予倘不事事恐遂
壞遺羞亡窮曉夜惴畏規追誅責乃發大誓願開誘檀
施捐金輸粟益以已資空篋倒囊毛髮不靳鳩工合材
一大治之亦既卒事願丐君文揭示不朽僕初不孰何
義祖唯唯而已明日以狀來條言之蓋院之中佛殿建

於元符四年之丙子山故饒蟹群嬉旅游咀嚙壤土水
隨入之腐禾墊基殿因以壞悟詮白發其端群咏趣和
即日徙高燥地疊石其址以屏以捍本根屹然堅壯厚
實已乃澡丹堊之漫漶者更檁棟之罅脫者創塑十六
大阿羅漢于其中而重飾釋迦迦葉阿難之像既又撤
廊西之破屋因其地為經閣而維之以四廡創始於某
年甲子月積歲累至某年甲子遂落成於是院一新矣
形勢鬱鬱盤氣象萃合游者改觀居者移氣如宴入子忽

註 註

衣寶衣乘輕車從豪奴黠童疾馳於通道大都神觀舒
 開光彩赫奕追思向來憔悴飢窘無聊之狀不復夢見
 然猶重慮其傳之不久也將有後虞乃自課祕言金剛
 圓覺以千萬計將丐庇於龍天神鬼期有以覆護而鎮
 撫之噫嘻詮之有功於是院顧不偉哉原銓之苦心焦
 思不憚營丐服勞於已而遺人以安此固當書然僕猶
 不是與也蓋新舊起廢亦浮屠氏之所當為而又禪以
 衆施相以群力註銓若無難者獨嘉其不苟近利而惟他

日之憂沈思遠計至乞靈于象教以妥安後之人則其
 用心豈偶然者蓋推而大之則從上諸聖所以斬絕彼
 我普度一切均是心而已矣可書之實不在是邪為之
 記以表休蹟尚何辭

絲竹縣圃清暎亭記

物生皆兩之其合也則以類照異而體不隔情違而理
 宜符非瞰乎眇絲立乎域外疇覺哉月行天水行地異
 且違也合為一清同一清爾而入不得以矚其際是非

有以使之類也並衣冠而處士爾士爾唯合焉引而森
布班列之雖別容表差伎能殊性質然輝聯彩錯入望
之自一色亦類也縣竹縣圃多閑田令君錢太虛不以
植禾稻藝葩卉乃鑿池築亭以當水月之會長林屏其
前迴閣起曠日入雲破暝色徐展推璇魄而貯之涵液
沈漬神與形融殆不可以聲偶有會于予之說於是令
君取退之月池詩二字題其顏曰清呼映客觴焉而問言
于子李子子李子盡酌而對曰嘻有味哉退之之言令

君知之矣其詩曰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此蓋因物
會心以發異境之自然借才託諭以表善類之相得使
人知自澡濯吸澄爽以盪埃曾攬晃耀以破幽昧久而
不得自翳一旦為喜事者所謀綺縠之妙辭金玉之美
質鸞趨鷺翔參光而互瑩不亦有國者之華乎不然是
名也喻耶實耶竟何所指也太虛名某金淵人同年進
士為政有經緯人咸宜之且惜其將去予每過之與之
臨流徙倚自鑒其衰陋槁屨泚然不能為容而太虛又

在旁為誦覺我形穢之語未嘗不莞爾而一笑

節齋記

節齋者縣治之燕齋邑大夫青城楊公命其僚廣漢李某為之名也曰節者何齋之前有竹數百竿蕭森玉立蔭映齋几名所從也竹為德不一而獨節云又何也竹之德無美于節也寒暑之運烈矣物皆聽焉而彼曾不與之變非節之可美者乎予請言節易坎上兌下為節坎險也兌說也非險不節非說以濟險節則病為人

情善放而易搖樂于理外而拘于律中可欲誘之淫潰四出則蕩而莫之檢非有法制程量嶄然臨之如絕壑峻淵崑崙在目則不能節故凡坎之險所以節也然徒險而已勢薄則悖情迫則劫非有以通之泮渙夷緩戢其所已甚而矜其所或有第措之于法制程量之間則禽攫獸搏節所為病故兌之說又所以通之而節于是得其正觀之植物松柏之不易寒暑竹畏友也然形之礧礧盤錯往往愆繩墨而缺斧斤不為榱棟之用坎之

節而已惟竹也逕尺而節節有常處積其節而後摩天
又中虛而圓色粹而潔有應而不留介而能通之狀故
人視其翹然自拔者可敬而媚然奕媚者可愛固坎兌
之節也因以名之竹其為予強名之楊公岷下夙儒令
靈泉也條教簡嚴其要在于區別臧鄙裁正是否一髮
而不可溷以私若坎之險而其實慈恕惠和春融日溫
賓賢子民人父師之有兌之說視竹之節類能不泚矣
然則予謂竹當強有是名公獨能強辭是名哉昔之嗜

竹者指王子猷子猷縱誕為名教之蟲晉人蓋以是覆
其國不知節者也乃曰不可一日無此君子恐竹視之
則曰不可一日有此君也若曰不可無必節者而後可
也予嘗暇日手攜韋編于竹之前清風徐來天然而笑
竹與君皆若為予首肯公名某字某

題待鶴亭記

靈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遊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
曰興福其外憑高為亭下臨綠野市井廬落雲煙草樹

田疇溝塍參錯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睇千里來登者神
豁氣夷心目俱爽最為邑勝處昔人榜之望錦以錦官
城可跋而望也蘭若久荒圯梟狐窟巢如逃屋亡家一
僧衰癯無徒屬色頗淒涼故亭與之偕廢椽脫棟搖壁
壞甃裂飄囊之瘠往往舍焉環其地柏數十株老蔭壽
幹亭以為勝者亦半廢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
楊公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栖不一弓地汙穢乃爾
其何以安歸語邑尉李某相視一嘆明日興福僧來言

郭曰智海老不能有是亭久矣考之舊刻亭之建不知
何時崇寧改元歲在壬午宰王君者以葺祠之餘材新
之今歲復壬午意者冥數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
地使黃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何敢專適某
詣府遂具其事俾白大尹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
行真付之且屬以興修之役公首捐俸粟倡其僚各輸
斗石食衆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強又親
為指畫自真人殿左廡破壁為門伐翳夷阻架溪而梁

之累石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於亭即亭之舊而加葺焉支補其壓漏濯洗其漫漶垢汙而徙所謂茅茨者于其後於是氣象騫奮超拔異疇昔自庶望之橫橋如畫石磴如梯空亭縹渺山顛如飛來隆岡起伏為之扶衛草木朋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素為一者祠初無客館客至亡所舍至是始有託足休駕之地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斷手于七月公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已之林園臺池者未訖役某授代去既數月公書來

曰亭成矣子實贊我可無一言紀歲月某曰亭之成實公意所屬徒以老僊蜀屬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臺家之所更建汲汲夤奉根極於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精念冥感至使閭黎自託於不能願以是歸之黃冠大尹王公躬承密旨既克新華棟凡便於祠者亡不允可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望錦舊榜於祠不類也易之曰待鶴昔仙人丁令威蘇耽皆僊去化鶴以歸舊傳殿庭之柏故有鶴來安知非老僊而莫識也於斯亭

也願與諸君待之公名先進字用之永康之青城人古君子而今循吏云

尉廳二齋記

尉廳之兩隅便齋各一名其左曰友仙謂梅子真也右曰自警先君所著書目也尉居于官邸去里正徼吏僅一髮自子真為之來者例以仙名果仙者而為尉哉蓋古之士遁世而不得去直若寄焉則擇其甚卑極陋者而居之不願顯也予觀子真當王氏用事京兆章以直

觸誅一時士喑如寒蟬子真獨憤懣斥言不少避亦偉矣視班槐棘者亡如也顧肯居此無意哉其後莽盜國子真又去為市門卒夫尉卑矣足自晦矣然且去之而甘於隸圉豈其視尉猶顯不若卒之賤愈足以放意肆志於網羅之外乎然則有道之士其不喜華寵類此尉尉以仙名必斯人而後可予既冒其官非若子真不逢而晦徒以丁時休明無一能自薦當投之冗散而來此爾尚友千載或庶幾乎其人友仙之名蓋如此先君姿

質峻厲視履不善如踐地豕而食蟲蠶鳩嘗以所自得與
平^時之所躬行著為書名之曰自警實大警我後人予兄
弟惕惕奉承常恐少失墜坐譴泉戶況今輩武吏職警
察因念鼠盜狗偷乘夜不祥苟偵邏不密雖三戶曉不
得交然專倚以治晨伺夕掩力則不勝就盡得而獮之
論殺丹渭水秦氏無炊火焉唯端已斂軀一以是書自
警德型而耻格意誠而物化彼亦人耳當不待警而懲
故凡自警者蓋將以警盜也予公退坐兩齋其在友仙

思子真雲霞之姿雖屈首風埃而邁往不羣之氣決不
可一毫挫則亦遂忘其身之賤微且飄然有鞭笞鸞鳳
之興在自警陳書于前嚙味義訓披窮格言思先君繩
步尺趨言言玉屑者退而視其身不逮遠甚則竟日不
得寧然則兩齋之益予豈但盤盂几杖之比哉若其為
屋則其官其邑之陋不足書書其所以名者

容庵記

吾弟無害以容名庵乞予記久矣而未暇因其之官少

城也乃書所以為容者而告之凡天下之能容必其廣者大者天地之容萬物生焉山海之容百貨聚焉蝸廬蟻宮螻蛄之巢容而已矣夫人不能皆我也吾與之同處乎宇宙之間曰必我則爾容是使之南走越北走胡而後可也然吾豈能使之南走越北走胡則彼衆而我獨吾且不容于彼夫至不容于彼果能裂冠毀裳去而之山林河海不與之共斯世猶可也而又不能則是日夜馬常與仇敵處劔鴟接其前而不悟豈不危哉雖然

使真能裂冠毀裳去之山林河海矣然一瓢振耳狷者忿焉則山林河海猶未免有為吾仇敵者蓋惟一不容是以無適而容也於此說焉視吾身則若不可自容視物皆容之則幾矣何謂也嘗試思之吾雖賢世固又有其賢者吾不能至彼之甚賢則猶不為所容不為彼所容吾何以自容不自容其德進矣至于人無大故皆賢也何容之難哉嗟夫以是而航之海濟矣吾弟聰察諒直奉家法謹其特于烏鵲之辨未忘也乃今有慕於容

之說噫嘻吾之言亦畧盡矣成都大都會臺府皆貴人而同僚又一時賢雋所接士與民比他為夥容之所施用尤其地哉勉之行矣以規不以頌手足之義也既用是別且為記

一 哦松亭記

姚宣孺來丞靈泉治其屋西之小亭亭面長松暝翠曉清矜嫖于態近接几席間有可娛者名之曰哦松取韓昌黎藍田丞廳壁記對樹二松曰哦其間曰吾不必植

松而山在焉屬予記之予讀記丞位偪而高例以嫌不可否事涉筆謹畧非但今也古矣每妄言之必自惟其材力之不足賴而後始能安于無事苟有銖兩之智焉皆翹然不肯自愚故凡為丞而畏偪逃嫌知畧而不知可否庸則然也若才者則必其韻寄蕭爽趣尚楚潔不屑于一丞之為乃然爾觀斯立種學績文退之稱其所蓄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則豈庸而默者乃能恬視鳧鷖吏之平睨以紙尾一過目若驅童兒聽部署絕不經懷

方退哦兩松之間其人蓋可知矣想其吟諷之時松風
颼颼笙竽滿耳落子在地可嗅可飧意從天來句與神
會必振冠奮袖大樂于斯視簿書埃氛皂胥垢濁觸面
逆鼻唯恐其不亟去尚何可不可之問哉故予謂退之
之記非以著丞之當然特表崔君之高云爾不然長貳
固共事也而何偏何嫌哉宣孺名家子好學工文詞下
筆雅峭有中原氣味于事物亦無所不通其來為丞也
適令敏明又邑小不足治宣孺既舉其職曰如是足矣

吾可例崔君偷一餉之樂矣于是名亭以寄意焉予曰
今人古人其何以相遠哉崔君之高退之能記之矣宣
孺之高予獨不能記乎他日宣孺坐于亭予幅巾過焉
宣孺方撫松徘徊掉頭長哦其聲若出金石顧謂予曰
吾方有公事子姑去奈何宣孺曰吾不以待子遂相與
一大笑宣孺名藩平陽人

默庵記

天彭駱庭幹以書屬予為默庵記予復書曰庵以默名

而求記之庵中之人可謂默乎而予又縱言其間果可
以為默庵記乎雖然嘗試妄記之夫默語之對也語有
當愆則彼此譁然故人指默為勝然不知巧詆竒譖者
以為外鉗中非情實險幽則其召災速殃尤慘於唇頰
故謂默為勝語而足以自完猶未也易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默乎其庶矣乎蓋嘗觀之乾覆坤持
日星散照山川流止風雷飛動草木孕長羽鱗潛舞謂
其言耶則固寂然謂其默耶則貌象闡發揭揭於外不

得以自翳然人終不以非言蔽其用亦不默議其隱豈
非不言之信存乎德行者在耶今庭幹之默也姑務求
勝捷捷者而約吮袖手于沉冥之域乎予恐巧詆竒譖
者或掎之不然必勵於躬著其踐修使為德行者可望
而知則雖終日言而人卒不得以言以默而求於庭幹
庭幹予姻家予知之深矣其孝友篤實信於一國而學
問光華又嘗推上則固如予言予也尚何以告之為是
姑以贊也若夫極默之義而至于非德行之所能見則

庭幹且不自知况予乎

重修尉廳南康祠記

尉廳之南康祠不治久矣頽壁土蠹椽厄以風雨像設黯晦香火衰寒過者弗莊非神則然也所宅之地然也尉之居如蟻垤如蝸廬吏卒如凍蠅尉窘悴清苦如寒蟬而神下臨之其祠之陋與廢而莫之葺理固也予之來更二十晦朔慨然欲葺之而不果今僅如志然既盡用其力亦姑補其缺壞與被飾其舊而不能大有所更葺

又自秋徂冬凡數閱月始訖役其難若此嗟乎亦可憐矣既已事酌酒而告之曰督姦詰盜尉職也神不耻而宅于是亦其職也尉職明神職幽然尉不若神之靈明不若幽之察則神舉職為易尉實賴焉苟疆隅安清凶梗遏伏尉安于明則神安于幽矣夫如是神之祠一日不葺尉何面目視神謹用書之壁以告神且以告方來之尉俾曰若予之謬猶知倚神而葺是祠其不謬於予者祠必可保其勿壞